

在静夜，一切都已睡

去，去得最远的人不再回

来，而耳朵亮着。只有在

这奇妙的时刻，我才知道

我活着，我记忆，在内心

深处轻轻展开翅膀。

樱花树下的

家

武汉大学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樱花树下的

武汉大学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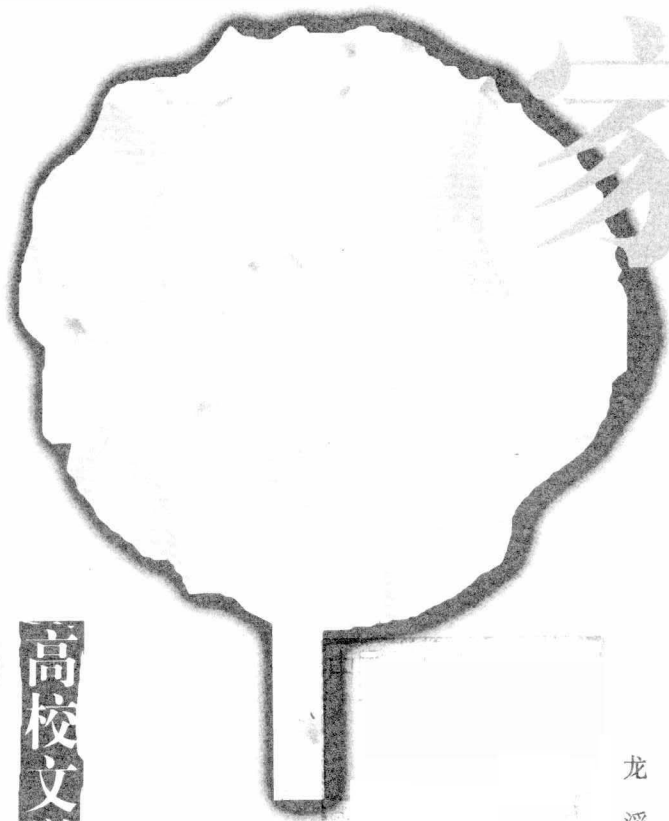
陈均 汪静玉

龙滔 胡纯琦

选编

书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树下的家/陈军,胡纯琦,龙涛选编.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7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武汉大学卷)
ISBN 7-5007-4256-8

I. 樱… II. ①陈…②胡…③龙… III. 文学-作
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266 号

封面设计:缪 惟

选题策划:汪露露

责任编辑: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樱花树下的家——武汉大学卷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1/32 14.125 印张 2 插页 290 千字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110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5007-4256-8/G·3023

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010)84037667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总序

温儒敏

作为校园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高校之中的文学创作一直十分繁盛。年轻的心灵是敏感而多思的，本来就是文学的近邻，加之高校浓郁的人文氛围的熏陶，使得许多大学生都曾拿起纸笔，书写自己的感悟和激情。他们组织社团，编辑刊物，彼此交流，薪火相传，构筑了“高校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

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出版的这套“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便集中展示了近二十年来高校文学的创作实绩。据我所知，这样大规模地推介高校文学作品，尚属首次，它为读者了解、体味高校文学的整体风貌及变化轨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件工作的价值，我想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校园之中的文学创作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希冀、想像、感受和经历，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及对急速变化的时代的思考，都直接见诸文字。因而，二十年来校园文学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记录了校园生活多姿多彩的现实，反映了大学生丰富的心灵变奏。阅读这些作品，有助于理解时代浪潮之下年轻人精神趋向的演变，它们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高校之中的文学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园的围墙之内，它具有一定的延发性，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虽然很多作品没有发表，只在校园之中流传，阅读，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作者在告别大学生

活后也可能已放弃了写作。但应该看到的是，还是有不少人坚守了自己的理想，经过潜心的实践，终于成为作家、诗人，活跃于文坛，使早年的文学之梦变成了现实，他们大学时代或稚拙或激进的文学实验，也没有被岁月湮没，而是不断生长成为新的文学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文学具有一种“潜在写作”的性质，它像一块苗圃孕育了未来茂盛的文学森林。

其实，如果稍加回顾的话，我们会发现，新文学的历史一直与校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时期十分著名的刊物《新潮》就是出自当时一群北大学生之手，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都对新文学的展开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学不仅向文坛输送着充满活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年轻作家，还是文学的观念的技巧建构、传播和实验的场所，同时它的氛围也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品格。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彼此互动中，一幅崭新的新文学发生图景正若隐若现。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尝试描述二十世纪文学与大学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尚待开掘的课题。

要简单地概括高校文学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的学校拥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不同年代的文学追求也迥然不同，这使得校园之中的写作呈现出纷繁的多元局面，甚至还交织着冲突和论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具有有一种非功利的原发性，既不接受既定指令的约束，也没有过多地受到商业因素、文坛势力的影响，而是本然地源自创作的冲动，较为贴近文学的本位，更多地体现出纯文学的立场。不仅如此，年轻人的思想还十分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不愿循规蹈矩地沿袭前人的思路，因而他们的写作往往

勇于实验，先锋性较强，总是打破传统的阅读期待，构成对文学成规的挑战，而这正是校园文学清新的活力所在。另外，他们的作品，有的可能颓唐消沉，有的可能激昂愤世，有的可能玩世不恭，但无论其内容、情调如何，一种理想主义气质总是贯穿其间。这种理想主义并不等同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与对复杂的历史现实的无知无关，它是一种热情的有关未来的想像，是对生活意义、价值的执著追求，是青春天然的底色，即便它是以一种曲折或隐晦的方式来表达的。或许，这样的说法有点过时，但在当下这个价值尺度失落的多元社会里，我相信，理想主义仍是一笔不能丢弃的资源，它不仅是高校文学的特征，也应实践于大学教育的理念当中。

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这套丛书的时间跨度为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有了某种历史的反观距离，在作品的选编中也会处处渗入选家的目光。哪些作品被选中，哪些被忽略，暗示了当下的美学尺度对往昔创作的评判。在今天看来，有的作品或许粗糙幼稚、技法简单，在文学观念上或许较为陈旧，不能满足今天的阅读口味，但它们都构成了高校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这些作品，做同情的理解，可能会别有一番风味。

写作或永久复归的传统(序)

陈 均

武汉大学

卷

樱花树下
的家

写作与传统永远是一个永恒而难解的话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写作者，他（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从属的传统？他又如何将之改写，搅乱历史的系谱，而重新“结构”这一传统？传统又是如何如同“国王的幽灵”，不断回归到“单个”的写作中的“哈姆雷特”身上？我相信每一团体、区域都有着它自身小小的传统。武大自不例外。

从时间上说，每一个武大出身的作家至少存在着三个传统：首先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当头，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至今还闲立在武汉某外的公园（糟蹋得一塌糊涂的雕像），激励着人们成为另一座。然后是近现代无比激烈的政治文化史上，不少作家、学者驻骠于此，尽管往往是匆匆而过，但仍留下了可供“考察”的“幽情”，有些作家的文化品格及风格甚至影响至深。比如闻一多，他本人曾被武大“驱逐出境”，但若干年后，他的铜像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成为一茬一茬的后辈诗人的“导师”。最后是武大在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文学进程，这样一个“小历史”，对于很多武大出身的作家来说，几乎就是他们从文坛上“初露尖尖角”到“独领风骚”的写作史，其中武大对他们的“熏染”自不必言。而且，从领军文坛的成名作家到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的承传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饱含着混杂激励与艳羡之类的情感，这不仅使后来的写作者有了某种确定的象征，而且赋予

他们坚持写作的隐秘的动力。这从本书中的回忆录里不难寻踪。

从地理上看，武大地处幅员广大、想像怪异的楚文化的范畴，一方面有着慷慨悲歌、引刀成快的志士仁人的“情结”，另一方面又有江南之地温柔悱恻的“才子情调”。因此在某些阶段盛产政治抒情诗和青春之作。而且武大所在的湖北及武汉又是一块独特的文化土壤，武汉是老牌的大都市，其市民文化源远流长，其世俗生活精神如百足之虫，无孔不入。在它的四周包围着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富裕或贫瘠的乡村，即便有若干中小城市，其经济状态也欠发达。这就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热衷经纶和乡民式盲目造反的复杂的文化品格，而且这种大都市与大农村之间的“进进出出”也给作家们带来怎样的精神经历，似乎是一个有待发掘的问题。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从童稚到成长的隐痛，从精神家园到“流放”与异化，这里折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武大的校园在全国大学的校园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经常会使人发出“湖山凝重”“气象万千”之类的感慨。武大的生活方式也是较为悠游的，武汉高校中即有“玩在武大”之羨语。这种校园环境宛如一个堡垒将周遭的现实隔离在外（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它给身处校园的作家们一个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稳定的环境和自由的心态，另一方面，这些校园作家在失去这一屏障后又势必遭遇一种精神的“阵痛”。有些写作者会自动“退役”，投向“更加广阔的生活”。而能够在这种艰难的转换中成功地完成自身写作的“金蝉脱壳”的人将会把写作延展到更深的地带。

在这二十年文学历程之初，武大即领全国风气之先。从联合十三高校创办这一代的文学刊物《这一代》，到反响颇大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高伐林曾获首届全国新诗集奖，名重一时。王家新在朦胧诗时期即引人注目，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诗坛具有引

导性的代表诗人，其诗《帕斯捷尔纳克》被誉为反映一代人
心灵历程的沉痛之作。而在此同时或稍后，方方的《大篷
车》、《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在文坛产生影响，后成
为九十年代初总结的“新写实主义”的主将。喻杉的《女大
学生宿舍》从手抄本到正式发表、获奖，走了一条“风光之
途”，这也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有关。沙林的随笔温柔敦厚，
别具一格。田天的小说风格诡异，使人有“魔幻现实主义”
之感。八十年代中期，武大率先在全国招收作家班，这些作
家的闯入给这一阶段的校园文学带来了一些新质，也使之
与中国文坛的动向同步。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武大成
为四川“莽汉”诗人和“非非”诗人的“别院”。以《死城》等篇
什闻名的廖亦武在惹上一场官司后结束了他在武大短暂的
“舵主”生涯。洪烛、陈勇、李少君、邱华栋也是当时知名
的校园诗人。但他们此后大多转入随笔和小说的创作，各
有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当时尚不知名的一些作
家，如李建春，他在不多的诗歌中显示出不凡的技艺。如杨
晓民，他的诗歌中有着一种独特的抒情质地。武大作家班
“出产”的作家中，有很多还保持着充足的写作实力和较大
的影响，如陈应松、刘继明、梁晴、彭东明等。

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校园作家大多至今名头不“亮”，
但在于呐洋、汪静玉、舒原、卢圣虎、古竹、秦智勇、陈小军
等人的作品中，其写作功底、生活经验和知识准备可以说
并不逊于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所需要的是时间的考验和
坚持不懈的写作。其中舒原《慢板》中细腻的笔触和委婉的
叙述令人不禁想起张爱玲的一些作品。和旺盛的小说创作
相比，诗歌在九十年代以来略显颓势，尽管武大有着浓厚
的诗性氛围，有着定期且具影响的“樱花诗赛”，但在这一
阶段的“校园诗人”们已经落后于当前的诗歌探索，所创作

的大多是一些模仿或狂呼的“鱼龙”之作。值得称道的是汪剑钊、葛丰、张默等人，汪剑钊是其中学历最高者（博士），他的诗篇富于玄思，有奇幻感。葛丰擅长于朴素的抒情，在意象的营造上颇具特色。张默的《乌鸦》较有气势，虽稍嫌芜杂，但其中的思辩和内心纠葛让人注意。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已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少校园诗人的“学生腔”。

收入本集的作家成分混杂，既有正宗的武大本科出身，也有作家班的“好汉”，那些在硕士、博士阶段“到此一游”的作者也被“收罗”在内，但无论是什么经历，只要在生命中的某一阶段曾与武大遭遇，就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点武大的“灵山秀气”或“烟火气”，成为武大“越来越大”的“小传统”的一部分。由于篇幅限制、联系上的不便等原因，又兼处于版权问题“深重”的时刻，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若干成名和未成名作家的作品。只能寄希望将来有一本“沙之书”，以将“它们”一网打尽。

目 录

M U L U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总序	温儒敏	1
写作或永久复归的传统(序)	陈 均	4
小 说		
大海不属于我们	安 东	1
“大蓬车”上	方 方	12
女大学生宿舍	喻 杉	26
猴娃	田 天	48
黑艄楼	陈应松	59
倾诉:圣山之歌	邱华栋	95
大院	梁 晴	105
前往黄村	刘继明	151
玻璃翠	汪静玉	177
慢板	舒 原	183
晒太阳	谌 骥	209
古典的破产	胡 娟	225
散 文		
九华漫记	胡晓晖	232

有霞的黄昏(外一篇)	沙 林	237
阳光下的忧郁	王 平	243
倘若世界已经完美	王剑钊	252
诗人,这是春天(外三篇)	李少君	256
想家	邱华栋	263
井神	于呐洋	266
逃出广东	古 竹	271
生命之轻	卢圣虎	277
寻找阳光	秦智勇	281
活在纯净里(外一篇)	葛 丰	287
丑女无盐	南山秀	292
生死之渡	翟雪莲	301
又是一年樱花开	罗群芳	306
桂园恩仇录	王欢喜	309
住在樱园	伍晓亮	312
留守梅园	李纬娜	314

诗 歌

在山的那边(外六首)	王家新	317
------------	-----	-----

目 录

M U L U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死城	廖亦武	328
三个人的风景(外五首)	洪 烛	336
秋蛾(外五首)	杨晓民	343
黄昏的诗意(外四首)	汪剑钊	350
声样	李建春	355
曲终人散:世纪末的空旷(外六首)	葛 丰	360
乌鸦	张 跌	372

附 录

这一代与《这一代》	张 桦	382
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外一篇)	方 方	399
在珞珈山当“主编”	田 天	405
清风明月下的东湖	程光炜	411
黄金时代的诗人	洪 烛	415
风气(之一)(外一篇)	李少君	418
生活,总喜欢跟我开玩笑	汪静玉	422

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们，这样盯着我们！憎恨，鄙视，什么都有，就是没人站出来为我们讲一句话。可他们都是多好的人啊！

大海不属于我们

安 东

他还没晒黑。他的肤色和耀眼的沙滩差不多。我呢——当然了，也一样。我们这些刚来海边的和别人比起来，皮肤白得叫人看了别扭。可这两年弟弟真是长起来了，他多壮实！

“姐姐！看我呀！”他那稚嫩的童音在空旷的街上回荡着。瘦小的胳膊腿儿挺带劲儿地往上攀着，一会就站到高高的石狮子肚子底下了。路灯静静地眨着眼睛，瞧着他的大脑袋。

那时他才五岁呀！十四年。

“妈的，真漂亮！”弟弟拍着两只大脚蹼，把脸正好躲在我跷起的两只脚的影子里。他那付时髦的日本太阳眼镜，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还闪着紫光。

“你看海——嗯？”他用脚蹼遮着已往西斜的烈日，转过头去——长头发。

“可惜——不是你的……”

“嗯？什么意思？我要它是我的！怎么，你不喜欢海？抽烟吗？”

“噢——谢谢，My gentleman，现在不想——不——因为，我们谁也不是海边的人。”

“那你是说——他们？”弟弟吐了一个圆圆的烟圈，眯起眼睛

端起一只脚蹼，像端枪一样，透过烟圈瞄着那些棕色的赶海的人们。他们和我们毫不相干，抡着篮子，正扑向大海蓝色的怀抱。

“是他们——你嫉妒么？”

阳光是金色的。火热。打在沙滩上，反弹起耀眼的白光。五颜六色的人群在这明朗的金色、蓝色、白色的世界里无顾忌地大笑着。真热呀！背上烤得难受。（可是生活为什么不对我们也这么火热呢？）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丫头一边玩着浪花，一边弯腰拾海菜。

落大潮了。

“算了吧，这沾得上吗？我们比他们好。”弟弟有点不以为然。

我闭上了眼睛：“嗯，当然了，你放了暑假就来了——当然了，沾得上吗？”

车窗外长长的寂寞的海岸正在飞逝，棕色的尼龙窗帘抖着，突突地碰我的脸。车轮在灰白的路面上发出均匀的沙沙声。弟弟从前排座位上回过身，满不在乎地递给爸爸一支烟。

“你这混小子！要干什么？”爸爸一把打开了弟弟的手，自己在裤兜里掏着。

弟弟向我吐了吐舌头。

“该！”我笑出声来。

大捆透明的海带。扁担。几个闪着油光的脊背……

施特劳斯华丽的、立体声的《春之声》开始了。人们又轻盈地旋转起来。这时弟弟正拉着枫枫走到场子中间，他们知道自己的漂亮优雅，最得意出这种风头。

“允许我——”这时他——“咖啡”，却风度翩翩地走到我面前。一脸开玩笑的表情——哼！漂亮！

音乐确实是有生命的风。

“你别这样!”我躲开他的嘴唇。

“怎么了?”

“你看那边儿!”

“管他们干什么?”

“废话!管别人干什么?!那儿有我爸爸!”

见鬼!眼睛还没睁开呢,队长就说:“今儿前晌儿你俩上场儿粉末了——完了找场头拿仨麻袋——搁小车儿推猪场去。”他扭头吐了口唾沫,接茬儿抽他的旱烟。

伸伸脖子,才把贴饼子吞下去。这算早饭。刮刮嗓子,倒还舒服。可谁知道能不能顶到歇头晌儿?

队长的唾沫渗进土里,一会儿就干了。还粘住只倒霉的蚂蚁。

“是呵——这沾得上吗?”

“怎么了?你干吗这么说话?”弟弟惊异地敲我的手。

“你的脑袋——像个空罐头盒。”这时,我睁开眼睛。

真的,弟弟大了。但是他那明亮的眼睛并没有藏什么。我却在他黑色的瞳仁里看见自己——小得像只蚂蚁。

月台上播放着震耳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军乐。为什么呢?每次听到它,也许是习惯造成的,我总有一种完结了的感觉。车下的人全哭了,那些布满了皱纹的脸,发红的眼睛,痉挛的手神经质地挥着。红卫兵袖章。红语录……有个人扑倒了……一阵阵退潮的声音……

“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坚决响应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英明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你们是大有作为的新一代!”

啊,小佳!在人们的胳膊下面挤着,他咬着嘴唇,眼睛里像充满了冰晶……

一片拥挤的人海动荡着。他们此刻都显得那么软弱，被眼泪的潮水随意卷去。他们生活中的支柱、希望、珍宝，都在我们的车厢里了。他们只盼我们留下，再回到他们身旁。人们已无法认清哪个是自己的亲人了，他们茫然地向着我们的窗口望着，嘴里在不停地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清谁。好像人们都在向我凄楚地注视着。是呵，因为我就是他们的孩子，马上要走了。我觉得自己那颗由于痛苦而冷缩的心，已经依偎在这滚热的、泪的怀抱里。

一排排的雪浪摇着戏水的人们，和他们一起大笑……

“噢，你说——当然了——”弟弟不耐烦地重新趴下，拖长声音说：“你有你苦味儿的十年。引以为自豪的十年。怎么样？你熟悉‘下层’——他们！可我还小，对吧？”

“小佳，你算了吧！别不服气。你知道人家现在怎么看我们？”

“好啦好啦！又来了！那有什么？我不想又跟你吵架，其实又怎么样！过去活该。那现在？应该！”弟弟满不在乎地推了他的色镜。

“是呵，你他妈的是个混蛋！”我火了，切齿地让每个字都从牙缝里蹦出来。

“对了，有人恭维你……”

“你又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是也到海边来找爸爸！玩儿！特权！”

我们又要吵架了。我又能说什么呢？弟弟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妈妈出事的那天下午，弟弟进来……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他要干什么？他关上门，慢慢向我走来。慢慢地——